

谁用嗒嗒的马蹄声，回应远山的呼唤？



包扎得尔牧区卫生院的四位巡诊医生,从左至右依次是阿斯哈提、张红英、叶力夏提和赛山(2017 年 12 月 17 日摄)。



▲巡诊队医生赛山在为牧民送药（2017 年 12 月 17 日摄）。



▲巡诊队医生赛山在药品上仔细用哈萨克语注明使用方法(2017 年 12 月 18 日摄)。



▲巡诊队医生张红英(右二)与一名牧区的孕妇在门前交流(2017 年 12 月 19 日摄)。



▲巡诊队医生叶力夏提纵马翻越乔拉克达坂（2017 年 12 月 15 日摄）。

图/本报记者 江文耀
文/本报记者 滕沐颖、毛咏、张晓龙

“万事开头难，然后中间难，最后结尾难……”当我们舟车两日终于抵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琼库什台牧业村，准备卸车装马，追随包扎得尔牧区卫生院医生进山巡诊时，院长叶力夏提打量着我们的行装，忍不住用玩笑的口吻“唱衰”此行。

特克斯县包扎得尔冬牧场藏在西天山深谷，当“别人家的牛羊”开始搭乘卡车转场，包扎得尔牧民仍要赶着羊群，在 A4 纸宽的马道上谨慎徘徊。

包扎得尔，因牧草茂盛而得名，因道路艰险而知名。这里未通公路，若非谙熟地形，人们极易被雪坡上凌乱的蹄印迷惑，抑或对薄草覆盖的冰面掉以轻心，一失足连人带马摔落山崖。

环山深涧如重重险关，将冬窝子与世隔绝。但是，自 1978 年包扎得尔牧区卫生院成立以来，持续 30 多年的冬季巡诊路未曾中断过。嗒嗒的马蹄声，始终回荡在崇山峻岭中……

这里平均海拔 2500 米以上，从一户人家到另一户人家，中间总隔着大山深谷。为了把药品送到每户人家，我们需要跟随巡诊队不断解锁新的“绝境”。

山舞银蛇，茫茫荒野，容不下放肆、傲娇和沮丧。我们从山脚出发，弯腰驼背，重心前移，一手握缰绳，一手抓马鬃，以防“直上”时人从马背滑落。到达一定山体高度后，人又恨不得贴着崖壁往前挪，因为身体外侧就是万丈深渊。马儿也不安分，在山崖上行走时总想尝试“弯道超车”，马蹄踩在碎石坡上，脖子已然探出山外，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刚开始走都会害怕，再走几次就习惯了。”女医生张红英用看淡一切的语气说。13 年前她初到卫生院时带着一箱裙子却没机会穿，后来用 2 年时间学会骑马，用 3 年时间掌握哈萨克语，越发修炼出一副“女汉子”风骨。

42 岁的赛山在包扎得尔长大，翻达坂时一脸从容。喝茶间隙，他终于说出“无畏”的秘密：“上山前把心拿出来，包好后再装进衣服口袋，下了山再放回去。”

在山高谷深的包扎得尔，一个人力量太小，巡诊医生须结伴而行，彼此有个照应。叶力夏提院长在前面带路，女汉子张红英居中衔接，年轻的阿斯哈提和赛山垫后。

四位巡诊医生都是身披大衣、头戴帽子，手攥铜柄马鞭，俨然一副牧民形象。连人带马打量一番，唯有白色马搭子上的红十字标志能表明他们的身份。

这支队伍有男有女，有年轻有年长，有哈萨克族，也有汉族，他们在众多职业中作出取舍，选择了一份有挑战的工作。

我们曾问老院长，什么样的人能留在包扎得尔当医生？老院长回答：当地人，或者深爱包扎得尔的人。

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有后顾之忧：叶力夏提答应过陪女儿过生日，但生日当天他穿行在深山的松林里，连一个电话都拨不出；阿斯哈提结婚不到 1 年，他每次回家都守口如瓶，不敢让妻子知道自己翻过多高的达坂，走过多险的桥；张红英 2 年前失去了丈夫，每当她在马背上颠簸，想起正在读书的女儿时，便会想自己该不该进山；赛山巡诊 16 年，他牵挂冬窝子里每一户人家，最放不下的是家中病重的母亲。

有人说，观远山，不必上远山。但现实是，远山在那里，总得有人上。羊要吃草，牧民不得不上远山，牧民需要健康，巡诊队嗒嗒的马蹄声时刻回应着那远山的呼唤。



▲巡诊队里唯一的女医生张红英(左)在为牧民检查身体(2017 年 12 月 18 日摄)。



▲巡诊队医生张红英在睡前整理妆容（2017 年 12 月 16 日摄）。



▲巡诊队翻越海拔超过 4000 米的琼达坂（2017 年 12 月 18 日摄）。



▲巡诊队医生叶力夏提从一处冰坡滑下（2017 年 12 月 21 日摄）。